引用为 23 I&N Dec. 467 (BIA 2002)
临时决定第3479号

关于 Ariadna Angelica Gonzalez RECINAS 等人， respondent

案卷 A75 696 573 - 洛杉矶

2002年9月19日决定

美国司法部
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
移民上诉委员会

(1) respondent 是一位单身母亲，在墨西哥没有直系亲属，独自抚养六个孩子，经济资源有限，她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40A(b)条，8 U.S.C. § 1229b(b) (2002)，确立了取消递解出境的资格，因为她证明了她12岁、11岁、8岁和5岁的美国公民子女在她被递解回原籍国后将遭受特殊且极其不寻常的困难。

(2) 评估 respondent 子女所受困难时考虑的因素包括：如果 respondent 被递解至墨西哥，她独自为六个孩子提供经济和家庭支持将承受沉重负担；她在原籍国没有家人；子女不熟悉西班牙语；以及无法通过其他途径移民来我国。

代表 respondent：German T. Flores 律师，犹他州奥勒姆

全体委员会审理：SCIALABBA，主席；DUNNE，副主席；SCHMIDT、HOLMES、HURWITZ、VILLAGELIU、FILPPU、COLE、GUENDELSBERGER、ROSENBERG、GRANT、MOSCATO、MILLER、BRENNAN、ESPENOZA、OSUNA、OHLSON、HESS 和 PAULEY，委员会成员。

VILLAGELIU，委员会成员：

respondent 对移民法官2000年12月18日的决定提出上诉，该决定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40A(b)条，8 U.S.C. § 1229b(b) (2000)，驳回了他们的取消递解出境申请。上诉将获支持。

一、事实背景

成年 respondent 是一位39岁的墨西哥本土公民。她是四个美国公民子女的母亲，子女年龄分别为12岁、11岁、8岁和5岁，以及两名未成年 respondent，年龄分别为15岁和16岁，两人均为墨西哥本土公民。她的父母是合法永久居民，她的五个兄弟姐妹是美国公民。她已离婚，在墨西哥没有直系亲属。

467

引用为 23 I&N Dec. 467 (BIA 2002)
临时决定第3479号

三名 respondent 于1988年持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并逾期滞留。除1992年短暂离境外，他们自初次入境以来一直留在我国。

二、问题

上诉的唯一问题是移民法官是否错误地认定 respondent 未能证明其递解出境将导致其四名美国公民子女和/或其合法永久居民父母遭受特殊且极其不寻常的困难。1 见该法第240A(b)条。

三、分析

国会根据该法第240A(b)(1)条创设了取消递解出境的救济，作为《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的一部分，Pub. L. No. 104-208 的 C 部分，110 Stat. 3009-546。取消递解出境适用于在美国实际连续居住至少10年、品行良好、未被判定犯有特定刑事罪行，并已证明递解出境将导致其配偶、父母或子女（该配偶、父母或子女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遭受特殊且极其不寻常困难的外国人。本案要求我们解释“ 特殊且极其不寻常的困难 ”标准。

A. 特殊且极其不寻常的困难标准

在 Matter of Monreal, 23 I&N Dec. 56 (BIA 2001) 中，我们首次在判例决定中审议了“ 特殊且极其不寻常 ”困难标准，该案涉及一名34岁的墨西哥国民，他是三个美国公民子女的父亲。我们裁定，要根据该法第240A(b)条确立特殊且极其不寻常的困难，外国人必须证明其配偶、父母或子女将遭受的困难远远超出通常预期因该人离境而导致的困难。然而，我们特别指出，外国人无需证明此类困难将达到“ 不合情理 ”的程度。Id. at 60。我们还指出，在裁决取消递解出境申请时，应考虑符合资格的家庭成员的年龄、健康和情况，包括返回国较低的生活水平或不利的国家条件可能如何影响这些亲属。Id. at 63。

1 正如移民法官所指出的，未成年 respondent 没有符合取消递解出境目的的合格亲属。见该法第240A(b)(1)(D)条。

468

引用为 23 I&N Dec. 467 (BIA 2002)
临时决定第3479号

审查案件后，我们驳回了 respondent 的上诉，认定他未满足新的困难标准。我们指出，respondent 已在其叔叔的企业工作10年，但有一名兄弟住在墨西哥，也在同一企业工作。我们的决定强调，respondent 身体健康，能够在墨西哥工作和抚养其美国公民子女。我们还认定，respondent 返回墨西哥后，将与家庭成员团聚，包括他的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已带着其中一个孩子返回墨西哥。Id. at 64。最后，我们指出，respondent 的子女身体健康，最大的12岁孩子能说、读、写西班牙语。Id.

我们在 Matter of Andazola, 23 I&N Dec. 319 (BIA 2002) 中重新审议了该问题，认定一名墨西哥单身妇女的案件未达到特殊且极其不寻常的困难标准。该 respondent 有两个美国公民子女，分别为11岁和6岁。他们的父亲（显然有留在美国的许可）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在子女生活中存在，并且在他们返回墨西哥后可以继续帮助支持家庭。该 respondent 的所有兄弟姐妹都住在美国，但没有证件。该 respondent 未证明其美国公民子女将被剥夺所有学校教育或获得任何教育的机会。在拒绝救济时，我们认为“ 重要 ”的是，该 respondent 积累了资产，包括7,000美元储蓄和退休基金，并拥有一套住房和两辆车。Id. at 324。我们指出，这些资产可以帮助家庭过渡到墨西哥。因此，我们认定该案呈现了常见的事实模式，不足以满足特殊且极其不寻常的困难标准。Id.

虽然任何困难案件最终都根据其自身案情和所呈现的具体事实成败，但 Matter of Andazola 和 Matter of Monreal 是分析特殊且极其不寻常困难的起点。因此，提交给移民法官和委员会的取消递解出境案件必须根据这些案件中确立的标准进行审查。

B. 困难因素

在本案中，成年 respondent 是六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其中四个是美国公民。respondent 及其子女在墨西哥没有近亲。她的整个家庭都住在美国，包括她的合法永久居民父母和五个美国公民兄弟姐妹。如同在 Matter of Andazola 中一样，respondent 的母亲

469

引用为 23 I&N Dec. 467 (BIA 2002)
临时决定第3479号

担任她孩子的看护人，并在 respondent 经营自己的机动车检查业务时照看孩子。

respondent 与其美国公民子女的父亲已离婚。虽然 respondent 的前夫曾每月支付146.50美元的子女抚养费，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仍然积极参与他们的生活。他目前没有身份，并且在 respondent 最后一次听证会之日，正在丹佛进行移民程序。

respondent 经营自己的车辆检查业务已有2年。该业务有两名员工。她报告拥有4,600美元资产，这显然是她拥有的一辆汽车的价值。respondent 作证说，开业2个月后，她的收入为每月10,000美元，但她也在偿还母亲和兄弟的钱，这是她和前夫向他们借的。扣除开支后，她的净利润为每月400-500美元。

respondent 的四名美国公民子女都在我国度过了一生，从未去过墨西哥。她和家人住在离她母亲5分钟路程的地方，他们与母亲关系密切。据 respondent 说，她的孩子，特别是她的两名美国公民子女，在说西班牙语方面有困难，并且不会用该语言读或写。

最后，respondent 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其他移民美国的途径。墨西哥国民的优先类签证存在大量积压。因此，respondent 几乎没有希望通过她的美国公民兄弟姐妹，甚至她的父母（如果他们入籍）移民。

C. 困难评估

尽管本案呈现出一个接近临界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其与Matter of Monreal（同上）和Matter of Andazola（同上）均可区分。正如我们在那些裁决中所指出的，取消递解出境申请人的特殊且极其异常困难标准构成了一个高门槛，这与国会意图大幅缩小有资格获得救济的外国人范围的意图相一致。Matter of Andazola，同上，第324页；Matter of Monreal，同上，第59-60页。然而，困难标准并非如此严格，以至于只有少数申请人，例如那些有患有严重疾病的合格亲属的申请人，才有资格获得救济。我们认为本案处于特殊且极其异常困难标准将得到满足的狭窄案件范围的外缘。牢记必须仅就本案中的合格亲属来评估该困难标准，我们发现以下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470

引用为23 I&N Dec. 467 (BIA 2002)
临时决定#3479

自1988年以来， respondent 一直在美国抚养她的家庭，她的四个美国公民子女只知道这种生活方式。 respondent 的子女西班牙语说得不好，并且无法用该语言阅读或书写。

与Monreal和Andazola中的子女不同， respondent 的四个美国公民子女完全依赖他们的单亲母亲抚养。 respondent 与子女的父亲已离婚，并且没有迹象表明他以任何方式继续参与他们的生活。这增加了子女返回墨西哥后将面临的困难，因为他们将完全依赖母亲的能力，不仅是要找到足够的就业和住房，还要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

respondent 能够在她参加课程以获得车辆检查员证书并建立企业期间，将子女交由她的合法永久居民母亲照顾。母亲的这种帮助使她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中抚养子女。 respondent 供养家庭需求的能力将因她在墨西哥没有任何家人可以帮助照顾她的六个子女而受到严重阻碍。作为单亲母亲， respondent 无疑将在寻找工作方面遇到困难，尤其是能够让她继续为子女提供安全和支持性家庭的工作。

从美国公民子女的角度来看，显然，由于失去母亲在这个国家获得的经济利益，加上她在墨西哥建立任何可比经济稳定性的困难，将导致重大困难。我们强调， respondent 是一位单亲家长，独自负责照顾六个子女，并且在墨西哥没有可返回的家庭。这些是将她的案件与许多其他取消递解出境申请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

除了美国公民子女的困难外，仅与 respondent 相关的因素也可以在影响其合格亲属潜在困难程度的范围内予以考虑。Matter of Monreal，同上，第63页。在Andazola中，我们发现类似因素不足以满足特殊且极其异常困难的高标准。然而，在本案中，存在额外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以微弱优势将困难程度提升至确立救济资格所需的水平。

respondent 的合法永久居民父母也是合格亲属。虽然我们在评估 respondent 的申请时未考虑他们的困难，但她的父母构成了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 respondent 和未成年合格亲属被递解出境，他们将失去这一支持。

471

引用为23 I&N Dec. 467 (BIA 2002)
临时决定#3479

尽管未成年 respondents 在取消递解出境方面缺乏合格亲属，但他们的存在也不能被忽视。在这样一个由单亲家长领导的家庭中，其父母的困难必然转化为家庭其他成员的困难，在本案中即所有六个子女。在考虑美国公民子女在墨西哥将面临的困难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当单亲母亲必须支持如此规模的家庭时对整个家庭造成的全部负担。参见Gutierrez-Centeno v. INS, 99 F.3d 1529 (9th Cir. 1996)。与Monreal和Andazola中的情况不同， respondent 的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她的兄弟姐妹，都合法居住在美国。我们认为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受到移民执法的影响，并可能无限期留在美国。 respondent 的家庭成员非常亲密，并在帮助她抚养子女和获得建立企业所需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失去这种支持将进一步增加她以及因此她的美国公民子女如果被迫返回墨西哥（那里不存在支持结构）将遭受的困难。

最后，我们注意到，由于墨西哥国民优先类别的签证可用性积压， respondent 通过其美国公民兄弟姐妹或合法永久居民父母合法移民的前景不现实。任何 respondents 都没有其他明显的调整身份方法。这些是我们在考虑暂停递解出境的相同困难标准时先前认为重要的因素。参见Matter of B-, 6 I&N Dec. 713 (BIA; A.G. 1955)；Matter of W-, 5 I&N Dec. 586 (BIA 1953)；Matter of M-, 5 I&N Dec. 448 (BIA 1953)；Matter of U-, 5 I&N Dec. 413 (BIA 1953)。

本案中存在的困难因素与Monreal和Andazola中的因素相比，在程度上而非种类上更为不同。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偏离那些案件中阐述的分析。该分析的一部分要求对困难因素进行整体评估，通常称为“累积”分析。在此，成年 respondent 的沉重财务和家庭负担、子女父亲缺乏支持、美国公民子女对西班牙语不熟悉、 respondent 所有直系亲属在本国的合法居住以及墨西哥 concomitant 缺乏家庭，这些因素共同使得本案的困难远远超出大多数递解出境案件中通常经历的情况。这里呈现的困难程度高于Monreal或Andazola中确立的水平，并且我们认为足以被视为特殊且极其异常。

最后我们强调，本裁决不能脱离Monreal和Andazola来解读。那些案件仍然是我们对第

472

引用为23 I&N Dec. 467 (BIA 2002)
临时决定#3479

240A(b)(1)(D)条中“特殊且极其异常困难”含义的开创性解释。本案中存在的累积因素确实不寻常，并且通常不会在大多数其他案件中找到，那些案件中的 respondents 家庭规模较小，且亲属居住在美国和原籍国两地。

IV. 结论

鉴于本案呈现的不寻常事实，我们发现成年 respondent 已证明如果她被递解出美国，她的美国公民子女将遭受特殊且极其异常的困难。因此，她的上诉将获得支持，并将授予她取消递解出境。

由于成年 respondent 已获得救济且似乎没有调整身份的障碍，未成年 respondents 可能很快将拥有合格亲属，以确立取消递解出境的资格。鉴于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将他们的记录发回移民法官，以便在成年 respondent 身份处置期间暂缓他们的案件是适当的。

命令：成年 respondent 的上诉获得支持。
进一步命令：移民法官的决定被撤销，成年 respondent 被授予取消递解出境。

进一步命令：未成年 respondents 的诉讼记录特此发回移民法院，以便根据上述裁决进行进一步程序。

473